

陈伯丹画梅

(小小说)

胡家胜

陈伯丹满周岁时，众亲戚来挖周，陈父在陈伯丹面前扔下糖果、玩具和笔，以此预测小儿日后的前程。陈伯丹对玩具和糖果视而不见，径直抓起毛笔，嘴里唧唧呀呀，兴奋地在地上一阵涂鸦。涂了些啥？却无人识得，众人说，像啥又不像啥，不像啥却又像啥哩。这时，走出来一位鹤发童颜戴眼镜的老先生，说了一个字：妙。

众人望去，原来是庸城开馆授徒的古鉴先生。古鉴先生一直誉满庸城。他身形清瘦，穿一袭灰布长衫，着一双沿口布鞋，戴一副铜框眼镜，琴棋书画样样皆精。众人听得他说一个“妙”字，面面相觑，不解其意。陈父正想让小儿拜见古鉴先生，抬眼却见古鉴先生已离去。陈父只得作罢，他知道古鉴先生的丑脾气。

从儿时起，陈伯丹便爱上绘画。他似乎无师自通，也不用画笔，武陵多的是各种五彩的石头，还有陈父做裁缝用的划粉。陈家屋墙和石板天井，被陈伯丹涂得花花绿绿。上山放牛，下河摸鱼，陈伯丹就在地上或石头上作画，画山水画房子画花草虫鱼。画什么像什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有人说陈伯丹是神笔马良转世。

五岁那年，陈父把陈伯丹送进镇上的启蒙学馆，读《幼学琼林》《三字经》《百家姓》，习字描红。两年后，先生对陈父说，他已教不了陈伯丹，去庸城找古鉴先生吧。还说，这孩子日后必成大器。

陈家在武陵有房屋田产，加之陈父会裁缝手艺，陈家在武陵算得上殷实人家。陈父对先生说：您该不是嫌学费少吧？先生说：不是，是怕误人子弟。八岁那年，陈父带着陈伯丹去庸城拜见古鉴先生。

那日，古鉴先生正在东门溪畔的画坊里作画，见陈父带着陈伯丹进来，也不搭话，只见他端着墨砚，往宣纸上泼，然后拿起毛笔东涂西抹，这里皴擦，那里点染。转眼间，一幅气势恢宏的大写意《天门晴雪图》便呈现在眼前。陈伯丹看呆了，心想，世上还有如此画法。于是，陈伯丹上前扑通一声就跪地磕头，说：我要认您做师傅，我要跟您学画画！

古鉴先生收了陈伯丹为徒。每日习画临帖，诗书画印，悉心传授。几年之后，陈伯丹声名鹊起。又两年，师傅作古，弥留之际，将课稿三百余幅送陈伯丹，嘱其细磨精研。陈伯丹捧着画稿哭成泪人，之后，编成《东溪画稿》，并继承衣钵，精心打点东溪画坊，经营字画装裱。闲时，煮茶品茗，吟诗唱和，一时间，东溪画坊成了庸城文人雅聚的地方。

且说东溪岸有一尊巨石，形状古怪，似蹲狮卧虎，巨石上长一株碗口粗的白梅，老杆铁枝，横斜溪上，如苍龙卧波。一个冬日，陈伯丹沿溪而行，忽见白梅盛开，蓬蓬勃勃，又见树下站一素衣女子，窈窕动人，仿佛望梅入定一般，心中不禁喟然叹道：好一幅《白梅图》啊。陈伯丹刚想走近，那女子却转身离开了。陈伯丹灵感顿发，速速回屋展纸研墨，画下了这一幕。画毕，那梅的精气神跃然纸上，冷艳中含着凛然正气。

之后，陈伯丹把自己关在屋中，以墨为色，每日画梅不辍，或老杆新枝、或傲然挺拔、或凌风傲雪、或铁骨铮铮，满树繁花，生机勃勃。庸城文坛宿老田如是听闻其事，捻须须臾，拟联提笔，一气呵成：出门行李书三担，坐地画梅笔一枝。写毕，掷笔大笑：这才是陈伯丹！后来，一枝梅成了陈伯丹书斋的雅号。

20世纪30年代，抗日烽火烧遍神州大地，庸城工商各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一日，东溪画坊来了一位身材窈窕面容姣好的素衣女子，陈伯丹仿佛似曾相识，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女子说，她是庸城妇救会的，叫梅一秀。说着，走到那幅《白梅图》前站定，说：这画好像哪里见过，却一时想不起来。陈伯丹说：你可曾见过东溪白梅？女子说：没有。陈伯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看，那看花的人怎么有点像你呢？女子再看，果真像长辮垂腰的自己，喃喃道：这是我吗？

不久，庸城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拍卖会，陈伯丹捐赠一百幅姿态各异的白梅图争相竞价，无一流拍，所得数千现洋悉数捐给了抗日救亡协会。再后来，陈伯丹干脆将所有画作捐了出去。

陈伯丹，号墨丹，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五二年，庸城武陵镇人。至今，陈伯丹捐画抗日仍是庸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辽阔的河谷

安宁

在可克达拉，每一种食物都浸润着阳光，每一口都甜蜜到让人想要沉沦，一种叫做幸福的感觉，迅速地将你包裹。仿佛在这片每天日照长达十五个小时的土地上，每一棵果树，每一株麦子，每一粒稻谷，都会在阳光的照耀下，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一种其他地域没有的神秘基因，这类基因隐匿在所有的花朵与果实中，它们是万物的灵魂，来自遥远的宇宙星辰，却在天上脚下的河谷里，闪烁光华。

一千多年前，人们就将这片瓜果飘香的大地，称为苹果城。在可克达拉，你吃到的每一种瓜果，都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你咬下一口西瓜，甜美沁凉的汁液仿佛来自天山上最高的雪峰，只有在那里，千年不化的积雪，才会向人类奉献出如此纯净的甜。鲜亮的红色瓜瓤，是一粒种子隐匿在肥沃的泥土里，收集整个夏天的阳光雨露。当你打开一个熟透的西瓜，热烈的夏日便重现你的面前。那时，大地辽阔，芳香溢满每一道山谷，每一株草木都在这一刻尽情地燃烧。

小而朴素的吊干杏，更是太阳忠贞的追随者。干燥的季风吹不落它，它要将甘甜的一生都挂在树上，享受阳光的爱抚，并以全部的力，从泥土中汲取着营养。即便鲜美的汁液被暑气蒸发殆尽，它们依然在枝头随风摇曳，将最后的甘甜奉献给人类。人们为这种强大的生

命动容，于是将它们称之为吊干杏。可是，一枚杏并不关心死亡，它们只夸父逐日一样追寻着光明与自由，一生都努力不坠落，即便在枝头风干，也要留下甜美。它们还将阳光的蜜，隐藏在更小巧的杏仁之中，热爱它的人只需轻轻一咬，就能将杏核打开，品尝到香脆可口的果仁，那是一颗不肯坠入人间的杏最后的热烈。只有真正懂得它的人，才会既爱它金黄的色泽，也爱它风干后透亮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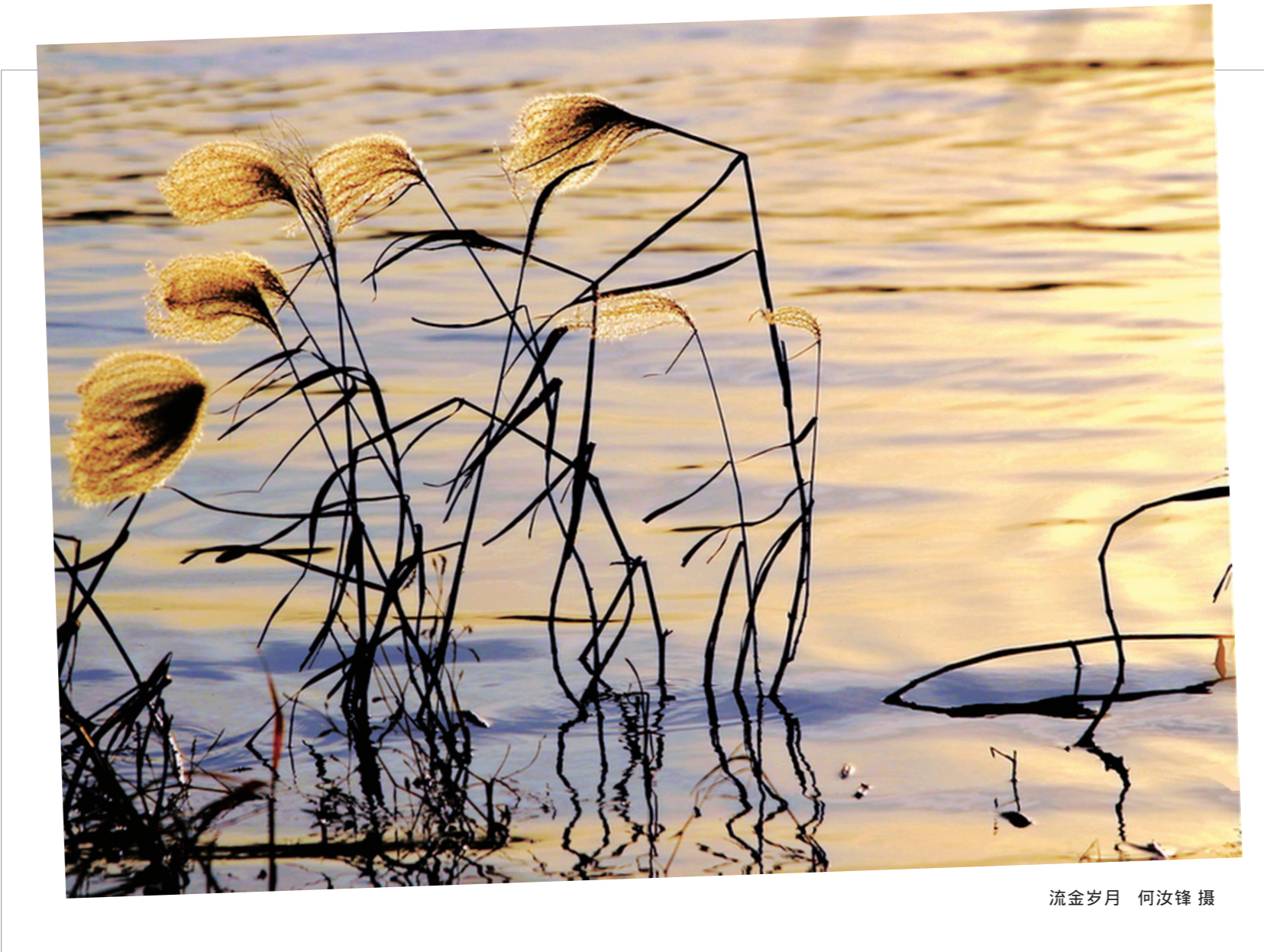
我将这种小小的杏，吃了一颗又一颗。我无法向人确切地描述它的甜，甘甜，绵甜，香甜，似乎都不对。我的味蕾被它深深地吸引，无法停止享用这世间奇妙的美味。我想做一个在新疆大地上游荡的诗人，骑在温暖的马背上，一边在醉人的阳光里嚼着金黄的甜杏，一边穿过空荡无人的原野。我相信大地上所有的甜，都沿着枝干输送给了一颗质朴的杏。这枚杏生长在遥远的山谷，我需要乘坐飞机，花费四五个小时，才能辗转抵达它的身边，看到它在婆娑的枝叶间，静享充裕阳光的某个瞬间。

从遥远的地方被风吹落在辽阔河谷的人们，犹如落叶顺从于河流，安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将根扎进湿润的泥土，在这里开荒垦田，繁衍生息。这里的土地如此广袤，好像人们漫长的一生。就在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上，人们种下苹果、哈密瓜、西瓜、葡萄、猕

猴桃、大枣、杏李、香妃海棠，也种下高粱、小麦、大米、玉米、豌豆，以及黄瓜、西红柿、葫芦瓜、辣椒。仿佛诞生于山谷的太阳，以浓郁的色彩，肆意涂抹着人们种下的蔬菜和粮食，并将天山雪水和伊犁河水汇聚而成的甜，注入整个的秋天。

这还不够，人们在寒冷的冬天里围炉取暖，窗外大雪纷飞，天地苍茫，这洪荒般的孤独，让人们想要起舞、歌唱，更想要来杯激情的美酒。于是人们将在夏天用粮食酿成的甘美的伊力特白酒，将在秋天用葡萄酿成的清甜的红酒，从地窖里搬出来，让大地上飘荡的瓜果粮食的香气，在雪天重现生机。

无数冰封的冬日里，人们就这样关起门来，在呼啸的大风中忙碌。粮食可以做成香甜的糕点，糕点上还要涂抹一层晶莹剔透的果酱，草莓酱、草莓酱、杏仁酱、樱桃酱，把素朴的糕点变得五彩斑斓。软糯的糯米糕上，也要涂抹一层甜润的蜂蜜，那是一只黑蜂飞遍整个伊犁河谷，采集百里香、甘草、薄荷、贝母、益母草、党参等一百多种山花，酿成的人间精华。人们还将清油、羊油、酥油、芝麻、牛奶、洋葱和鸡蛋揉入面粉，做成香气四溢的馕，每吃下一口，就仿佛看到大地上翻滚的麦浪。



流金岁月 何汝锋摄

冬有约，花不误

王章勇

色繁锦。

在这个温暖的冬天，本应年后才会开花的海棠和梨树，竟然在光秃秃的枝丫上，燃着几粒反季节的花苞，活似妙龄少女的美人痣。明知不会结果，但其似乎也并不在意，只要过程完美，一样的舒畅快乐。它们，开成了冬天的奇迹。

此外，还有紫菀花、大蓟花、醉鱼草花清一色的紫，擎着串串药囊，像旗帜一样，安插在悬崖或路边，成为蜂蝶、蜂鸟们冬天里难得的饕餮大餐。

进入深冬以后，仍能开花的大多是木本类，因为它们的根系十分发达，能够抵御天寒地冻。枇杷花就是其中之一。枇杷开花分头花、二花、三花，各有千秋。头花优、二花次、三花差。从入冬开始，枇杷花就会渐次盛开，直到次年二月，花期长达四个多月。枇杷花绽放时，乳白淡黄的小花，坳打坳地毛茸茸地冒出来，极像落在猴尾上的一粒粒爆米花。枇杷花满是幽香，伴随整个漫长冬季而开放，想来，真让人肃然起敬。

当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蜡梅终于盼来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蜜蜡似的花朵缀满枝头，花瓣浅黄小巧，花蕊微红灵动，散发出淡淡的香甜气息。它已经等了整整一年的时光，熬过了许多等待的日夜。这一刻，即使全世界都已经把它忘掉，可它照样要准时把清香

奉献给人们。蜡梅，是冰天雪地里的一面猎猎旗帜，它在多么骄傲地绽放啊！难怪宋代蔡沈称赞其 若论风韵别，桃李亦为奴。

寒冬里的花，就是专门冲着寒来的，愈是寒冷愈是暗香浮动，愈是冰冻愈是新颜灵动。它们，往往是飞雪不至花不开；它们，往往是凌寒倚墙独自开。愈是花叶不相见，愈是幽香馨十里。蜡梅如此，兰花、三色堇、铁筷子等等莫不如此。

飞雪如花落，岁岁又年年。正月里，寒冷已近尾声。被冰雪寒透的花卉，白色的、粉红的、火红的，朵朵向上，饱蘸酸涩苦辣，辉映日月星辰。一缕缕清香，一抹抹光彩，肆意地抛洒在野山山谷，也肆意地抛洒在城市的景观带，撩拨得春天都快要坐不住了。

等到迎春花绽放时，四季的更迭就来到了新一轮的开始。整年的花季，又将开启一个新轮回。

冬有约，花不误，哪怕彻骨寒，照样扑鼻香。

这让我想起《警世贤文 勤善篇》中的那句诗词：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成长，也和冬天开放的每一朵花一样。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在逆境里不图安逸，在逆境里不被屈膝，才能够把苦拧成甜，才会收获弥足珍贵的涅槃重生。

黄龙洞丰收节

(组诗)

邬迅

采风遐思

一群稻田
 一群人
 一群节
 在一群一群的秋意里
 重拾乡愁的热闹

黄龙洞
 也来赶这个乡愁的热闹
 一拨一拨的稻穗
 叠起岁月的汗滴
 土地的叹息
 托起明天的沉甸

生在乡村
 活在城里
 一群没有脱离泥土味道的游子
 回归稻田
 用一束束光
 收集父辈和兄弟的丰收
 爱是虔诚的
 被爱也是虔诚的

重拾割谷打谷活儿

我们一行人
 走进稻田
 挽起衣袖拿起镰刀
 熟练地割起了稻谷
 我们实现了
 从乡村到城市
 城市到乡村的反自
 我们手握稻乐
 故乡的放牛、割猪草、拾狗粪
 被我们的记忆放倒

我们把所有谷穗抖落在板斗里
 一粒粒稻谷
 横七竖八
 吟哦着 锄禾 的绝句
 黄龙洞
 寂寞了一个春夏
 迎来了丰收的节气

迷人的稻田夜晚

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本地人携老牵幼凑个热闹
 一个个歌舞节目
 伴着啤酒烧烤
 来了一次丰收的派对

黄龙洞文旅融合的夜生活
 五光十色
 漂亮的稻谷之地
 歌郎歌妹
 舞动着的旅游的浪漫

黄龙洞的夜
 被天空的曙光
 和地上的灯光
 照亮
 歌声
 穿过灯光
 我的灵魂在疼
 我们的祖先哪里去了
 我们的父母亲哪里去了
 没有他们的秋
 我们有闲逛的资格吗

残荷（外一首）

何军雄

时光的印记，在一片荷叶上停留。这盛大的寂静里蕴含着尘世间绝美的风情用鳃呼吸的鱼不知去向仅剩的，是池塘无限的辽阔

静态素描，和着流水雅韵将一湾池塘的清幽依次打捞残荷之美，优雅而诗意涟漪的水色中，妩媚的身段惊扰了一个冬日的午后

倒影浮现。水鸟低飞而过碧波荡漾的浪花，打湿梦话一株残荷，就是一部史记蕴含着荷的美誉，以及人间最美的青春与年华

夕阳

人间墨宝，遗失于山梁之上那些红色的云彩变幻莫测成为一道弧线，惊艳而震撼盛大的落日，以夕阳呈现完美诠释了光与影的结晶体

无限斑斓的云朵，高悬天空映照出绝美的风情画卷铺满天际。让大地红透了半个脸羞怯的不是内心而是在远方漂泊的一片浮云

在山顶徘徊，找不到家的版图夕阳，为游子点亮了灯盏那些红色的云，布满了山头如同母亲的一大片相思从故土的山路上，射出光芒